

袁氏世範

上中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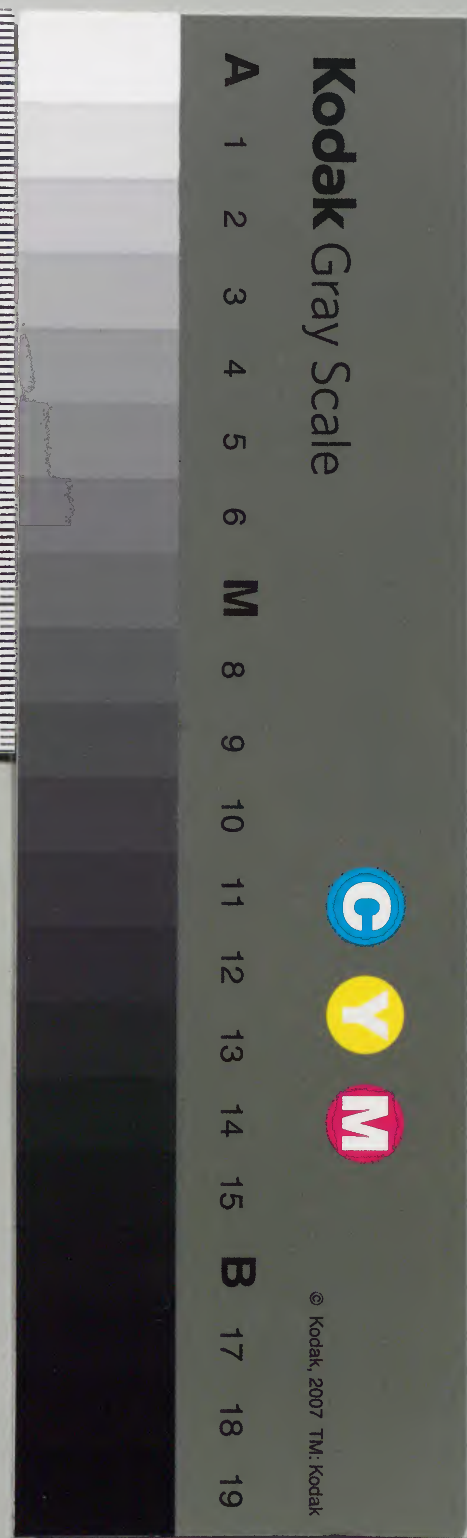
百家名書

漢書門類			
三	一	五	〇
一	四	一	函
四	〇	冊	架

內閣文庫			
三	一	五	〇
一	〇	冊	架
三	七	〇	函
一	〇	冊	架
漢書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0	
冊數	40(18)		
函號	370	40	

370-40
18-25



袁氏世範序

淺草文庫

近世老師宿儒多以其言集為語錄

傳示學者蓋欲以所自得者與天下

共之也然皆議論精微學者所造未

至雖勤誦深思猶不開悟况中人以

下乎至於小說詩話之流物賢於已

非有裨於名教亦有作為家訓戒示



孝氏世報序
子孫或不該詳傳焉未廣采朴鄙好
論世俗事而性多忘人有能誦其前
言而已或不記憶續以所言私筆之
久而成編假而錄之者頗多不能徧
應乃鈹本以傳昔子思論中庸之道
其始也夫婦之愚皆可與知夫婦之
不肖皆可能行極其至妙則雖聖人

亦不能知不能行而察乎天地今若
以察乎天地者而語諸人前輩之語
錄固已連篇累牘姑以夫婦之所與
知能行者語諸世俗使田夫野老幽
閨婦女皆曉然於心目間人或好惡
不同互是迭非必有一二契其心者
庶幾息爭省刑俗還醇厚聖人復起

不吾廢也初余目是書為俗訓府判
同舍劉公更曰世範似過其實三請
易之不聽終當從其舊云淳熙己亥
上元三衢梧坡袁采書於樂清琴堂

序畢

新刻袁氏世範卷之上

宋三衢袁采君載編

明錢唐胡文煥德甫校

睦親

人之至親莫過於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有不和者
父子或因於責善兄弟或因於爭財有不因責善
爭財而不和者世人見其不和或就其中分別是
非而莫明其由蓋人之性或寬緩或褊急或剛暴
或柔懦或嚴重或輕薄或持檢或放縱或喜閑靜
或喜紛拏或所見者小或所見者大所稟自是不

同父必欲子之性合於己子之性未必然兄必欲
弟之性合於己弟之性未必然其性不可得而合
則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和之根
源也况凡臨事之際一以為是一以為非一以為
當先一以為當後一以為宜急一以為宜緩其不
齊如此若互欲同於己必致於爭論爭論不勝至
於再三至於十數則不和之情自茲而啓或至於
終身失歡若悉悟此理為父兄者通情於子弟而
不責子弟之同於己為子弟者仰承於父兄而不
望父兄惟己之聽則處事之際必相和於父兄而

不望父兄惟己之聽則處事之際必相和協無爭
爭之患孔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
勞而不怨此聖人教人和家之要術宜熟思之
人之父子或不思各盡其道而互相責備者尤啓不
和之漸也若各能反思則無事矣為父者曰吾今
日為人之父蓋前日嘗為人之子矣凡吾前日事
親之道每事盡善則為子者得於見聞不待教詔
而知儼儻吾前日事親之道有所未善將以責其
子得不有愧於心為子者曰吾今日為人之子則
他日亦當為人之父今吾父之撫育我者如此畀

孝氏七章卷一
付我者如此亦云厚矣他日吾之待其子不異於
吾之父則可以俯仰無愧若或不及非惟有負於
其子亦何顏以見其父然世之善為人子者常善
為人父不能孝其親者常欲虐其子此無他賢者
能自反則無他而不善不賢者不能自反為人子
則多怨為人父則多暴然則自反之說惟賢者可
以言此

慈父固多敗子子孝而父或不察蓋中人之性遇強
則避遇弱則肆父嚴而子知所畏則不敢為非父
寬則子玩易而恣其所行矣子之不肖父多優容

子之愿慈父或責備之無已惟賢智之人即無此
患至於兄友而弟或不恭弟恭而兄不友夫正而
婦或不順婦順而夫或不正亦由此強即彼弱此
弱即彼強積漸而致之為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
肖子喻己子為人子者能以他人之不賢父喻己
父則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無偏勝之患
矣至如兄弟夫婦亦各能以他人之不及者喻之
則何患不友恭正順者哉

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
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

者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痍疣贅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古人所以謂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人所難言者如此

子之於父弟之於兄猶卒伍之於將帥胥吏之於官曹奴婢之於雇主不可相視如朋輩事事欲論曲直若父兄言行未顯然不可掩子弟止可和顏幾諫若以曲理而加之子弟尤當順受而不當辨為父兄者又當自省

人言居家久和者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即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曾次曰此其不思爾曰此其無知爾曰此其失悞爾曰此其所見者小爾曰此其利害寧幾何不使之入於吾心雖日犯我者十數亦不至形於言而見於色然後見忍之功效為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骨肉之失歡有本於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止由失歡之後各自負氣不肯先下氣爾朝夕羣居不能無相失相失之後有一人能先下氣與之話言則

彼此酬復遂如平時矣宜深思之

興盛之家長幼多和協蓋所求皆遂無所爭也破蕩之家妻孥未嘗有過而家長每多責罵者衣食不給觸事不諧積忿無所發惟可施於妻孥之前而已能知此則尤當奉承

高年之人作事有如嬰孺喜得錢財微利喜受飲食果實小惠喜與孩兒玩狎為子弟者能知此而順適其意則盡其歡矣

人之孝行根於誠篤雖繁六末節不至亦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嘗見世人有事親不務誠篤乃以聲音笑貌繆為恭敬者其不為天地鬼神所誅則幸矣况望其世世篤幸而門戶昌隆者乎苟能知此則自此而往應與物接皆不可不誠有識君子試以誠與不誠者較其久遠効驗孰多

人當嬰孺之時愛戀父母至切父母於其子嬰孺之時愛念尤厚撫育無所不至蓋由氣血初分相去未遠而嬰孺之聲音笑貌自能取愛於人亦造物者設為自然之理使之生生不窮雖飛走微物亦然方其子初脫胎卵之際乳飲哺啄必極其愛有傷其子則護之不顧其身然人於既長之後分稍

嚴而情稍踈父母方求盡其慈子方求盡其孝飛
走之屬稍長則母子不相識認此人之所以異於
飛走也然父母於其子幼之時愛念撫育有不可
以言盡者子雖終身承顏致養極盡孝道終不能
報其少小愛念撫育之恩况孝道有不盡者凡人
之不能盡孝道者請觀人之撫育嬰孺其情愛如
何終當自悟亦猶天地生育之道所以及人者至
廣至大而人之回報天地者何在有對虛空焚香
跪拜或召羽流齋醮上帝則以為能報天地果足
以報其萬分之一乎况又有怨咨於天地者皆不

能反思之罪也

人之有子多於嬰孺之時愛忘其醜恣其所求恣其
所為無故叫號不知禁止而以罪保母凌轢同輩
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未可
責日漸月漬養成其惡此父母曲愛之過也及其
年齒漸長愛心漸踈微有疵失遂成憎怒撫其小
疵以為大惡如遇親故粧飾巧辭歷歷陳數斷然
以不大孝之名加之而其子實無他罪此父母妄
憎之過也愛憎之私多先於母氏其父若不知此
理則徇其母氏之說牢不可解為父者雖詳察此

子幼必待以嚴子壯無薄其愛

人之有子須使有業貧賤而有業則不至於饑寒富貴而有業則不至於為非凡富貴之子弟耽酒色好博奕異衣服飾輿馬與羣小為伍以至破家者非其本心之不肖由無業以度日遂起為非之心小人贊其為非則有鋪啜錢財之利常乘間而翼成之子弟痛宜省悟

大抵富貴之家教子弟讀書固欲其取科第及深究聖賢言行之精微然命有窮達性有昏明不可責其必到尤不可因其不到而使之廢學蓋子弟知

書自有所謂無用之用者存焉史傳載故事文集妙詞章與夫陰陽卜筮方技小說亦有可喜之談篇卷浩博非歲月可竟子弟朝夕於其間自有資益不暇他務又必有朋舊業儒者相舉往還談論何至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與小人為非也

人有數子飲食衣服之愛不可不均一長幼尊卑之體不可不嚴謹賢否是非之迹不可不明辨幼而示之以均一則長無爭財之事幼而責之以嚴謹則長無悖慢之患幼而教以是非分別則長無為惡之患今人之於子喜者其愛厚而惡者其愛薄

初不均平何以保其他日無爭少或犯長而長或
凌少初不訓責何以保其他日不悖賢者或見惡
而不肖者或見愛初不允當何以保其他日不為
惡

人之兄弟不和而至於破家者或由於父母憐愛之
偏衣服飲食言語動靜必厚於所愛而薄於所憎
見愛者意氣日橫見憎者心不能平積久之後遂
成深讐所謂愛之適所以害之也苟父母均其所
愛兄弟自相和睦可以兩全豈不甚善

父母見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憐恤飲食
衣服之分或有所偏私子之富者或有所獻則轉
以與之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或以為
怨此殆末之思也若使我貧父母不移此心於我
矣

人於子孫雖見其作事多拂己意亦不可深憎之大
抵所愛之子孫未必孝或早夭而暮年依託及身
後葬祭多是所憎之子孫其他骨肉皆然請以他
人已驗之事觀之

同母之子而長者或為父母所憎幼者或為父母所
愛此理殆不可曉竊嘗細思其由蓋人生一二歲

舉動笑語自得人憐雖他人猶愛之况父母乎纔三四歲至五六歲恣性啼號多端乖劣或損動器用冒犯危險凡舉動言語皆人之所惡又多癡頑不受訓戒故雖父母亦深惡之方其長者可惡之時正值幼者可愛之日父母移其愛長者之心而更愛幼者其憎愛之心從此而分遂成迤邐最幼者當可惡之時下無可愛之者父母愛無所移遂終愛之其勢或如此為人子者當知父母愛之所及在長者宜少讓幼者宜自抑為父母者又須覺悟稍稍回轉不可任意而行使長者懷怨而幼者縱

欲以致破家

父母於長子多不之愛而祖父母於長孫常極其愛此理亦不可曉豈亦由愛少子而遷及之耶凡人之子性行不相遠而有後母者獨不為父所喜父無正室而有寵婢者亦然此固父之昵於私愛然為子者要當一意承順則天理久而自協凡人之婦性行不相遠而有小姑者獨不為舅姑所喜此固舅姑之愛偏然為兒婦者要當一意承順則尊長久而自悟或父或舅姑終於不察則為子為婦無可柰何加敬之外任之而已

兄弟子姪同居至於不和本非大有所爭由其中有一人設心不公為已稍重雖是毫末必獨取於衆或衆有所分在已必欲多得其他心不能平遂啓爭端破蕩家產馴小得而致大患若知此理各懷公心取於私則皆取於私取於公則皆取於公衆有所分雖果實之屬直不數十金亦必均平則亦何爭之有

兄弟子姪同居長者或恃長凌轢卑幼專用其財白取溫飽因而成私簿書出入不令幼者預知幼者不至不免饑寒必啓爭端或長者處事至公幼者不

能承順盜取其財以為不肖之資尤不能和若長者總提大綱幼者分幹細務長必幼謀幼必長聽各盡公心自然無爭

兄弟子姪貧富厚薄不同富者既懷獨善之心又多驕傲貧者不生自勉之心又多妬嫉此所以不和若富者時分惠其餘不卹其不知恩貧者知自有定分不望其必分惠則亦何爭之有

朝廷立法於分析一事非不委曲詳悉然有果是竊衆營私却於典買契中稱係妻財置到或詭名置產官中不能盡行根究又有果是起於貧寒不因

家世錄卷上
父祖資產自能奮立營置財業或雖有祖衆財產
不因於衆別自殖立私財其同宗之人必求分析
至於經縣經州經所在官府累十數年各至破蕩
而後已若富者能反思果是因衆成私不分與貧
者於心豈無所慊果是自置財產分與貧者明則
為高義幽則為陰德又豈不勝如連年爭訟妨廢
家務及資備裹糧與囑託吏胥賄賂官員之徒費
耶貧者亦宜自思彼實竊衆亦由辛苦營運以至
增置豈可悉分有之况實彼之私財而吾欲受之
寧不自愧苟能知此則所分雖微必無爭訟之費

也

人有兄弟子姪同居而私財獨厚慮有分析之患者
則買金銀之屬而深藏之此為大愚若以百千金
銀計之用以買產歲收必十千十餘年後所謂百
千者我已取之其分與者皆其息也况百千又有
息焉用以典質營運三年而其息一倍則所謂百
千者我已取之其分與者皆其息也况又二年再
倍不知其多少何為而藏之篋笥不假此收息以
利衆也余見世人有將私財假於衆使之營家久
而止取其本者其家富厚均及兄弟子姪絲絲不

絕此善處心之報也亦有竊盜衆財或寄妻家或寄內外姻親之家終為其人用過不敢取索及取索而不得者多矣亦有作妻家姻親之家置產為其所掩有者多矣亦有作妻家置產身死而妻改嫁舉以自隨者亦多矣凡百君子幸詳鑒此止須存心

兄弟同居甲者富厚常慮為乙所擾十數年間或甲破壞而乙乃增進或甲亡而其子不能自立乙反為甲所擾者有矣兄弟分析有幸應分人典賣而已欲執贖則將所分田產丘丘段段平分或以兩旁分與應分人而已分處中徃徃應分人未賣而已分先賣反為應分人執隣取贖者多矣有諸父俱亡作諸子均分而無兄弟者分後獨昌多兄弟者分後浸微者有多兄弟之人不願作諸子均分而兄弟各自昌盛勝於獨據全分者有以兄弟累衆而已累獨少力求分析而分後浸微反不若累衆之人昌盛如故者有以分析不平屢經官求再分而分到財產隨即破壞反不若平論之人昌盛如故者世人若知智術不勝天理必不起爭訟之心

兄弟義居固世之美事然其間有一人早亡諸父與子姪其愛稍踈其心未必均齊為長而欺瞞其幼者有之為幼而悖慢其長者有之顧見義居而交爭者其相疾有甚於路人前日之美事乃甚不美矣故兄弟當分宜早有所定兄弟相愛雖異居異財亦不害為孝義一有交爭則孝義何在

兄弟子姪有同門異戶而居者於衆事宜各盡心不可令小兒婢僕有擾於衆雖是細微皆起爭之漸且衆之庭宇一人勤於掃灑一人全不之顧勤掃灑者已不能平况不之顧者又縱其小兒婢僕常

常狼籍且不容他人禁止則怒詈失歡多起於此同居之人有不賢者非理以相擾若間或一再尚可與辦至於百無一是且朝夕以此相臨極為難處同鄉及同官亦或有此當寬其懷抱以無可柰何處之

父之兄弟謂之伯父叔又其妻謂之伯母叔母服制減於父母一等者蓋謂其撫字教育有父母之道與親父母不相遠而兄弟之子謂之猶子亦謂其奉承報孝有子之道與親子不相遠故幼而無父母者苟有伯叔父母則不至於無所養老而無子

孫者苟有猶子則不至於無所歸此聖王制禮立法之本意今人或不自然愛其子而不顧兄弟之子又有因其無父母欲兼其財百端以擾害之何以責其猶子之孝故猶子亦視其伯叔父母如仇讐矣

人有數子無所不愛而於兄弟則相視如仇讐往往其子因父之意遂不禮於伯父叔父者殊不知已之兄弟即父之諸子已之諸子即他日之兄弟我於兄弟不和則我之謂子更相視儼能禁其不乖戾否子不禮於伯叔父則不孝於父亦其漸也故

欲吾之諸子和同須以吾之處兄弟者示之欲吾子之孝於已須以其善事伯叔父者先之

凡人之家有子弟及婦女好傳通言語則雖聖賢同居亦不能不爭且人之作事不能皆是不能皆合他人之意寧免其背後評議背後之言人不傳通則彼不聞知寧有忿爭惟此言彼聞則積成怨恨况兩通其言又從而增易之兩家之怨至於牢不可解惟高明之人有言不聽則此輩自不能離間其所親

同居之人或相往來須揚聲曳履使人知之不可默

造慮其適議及我則彼此愧慚進退不可况其間
有不曉事之人好伏於幽暗之處以伺人之言語
此生事與爭之人豈可久與同居然人之居處不
可謂僻地無人而輒譏議人必慮或有聞之者俗
謂牆壁有耳又曰日不可說人夜不可說鬼

人家不和多因婦女以言激怒其夫及同輩蓋婦女
所見不廣不遠不公不平又其所謂舅姑伯叔妯
娍皆假合強為之稱呼非自然天屬故輕於割恩
易於脩怨非丈夫有遠識則為其役而不自覺一
家之中垂危生矣於是有親兄弟子姪隔屋連牆

至死不相往來者有無子而不肯以猶子為後有
多子而不以與其兄弟者有不恤兄弟之貧養親
必欲如一寧棄親而不顧者有不卹兄弟之貧葬
親必欲均費寧留喪而不葬者其事多端不可槩
述亦嘗見有遠識之人知婦女之不可諫誨而外
與兄弟相愛常不失歡私救其所急私調其所乏
不使婦女知之彼兄弟之貧者雖深怨其婦女而
重愛其兄弟至於當分析之際不敢以貧故而貪
愛其兄弟之財產者蓋由見識高遠之人不聽婦
女之言而先施之厚因以得兄弟之心也

婦女之易生言語者又多出於婢妾之間鬪婢妾愚賤尤無見識以言他人之短失為忠於主母若婦女有見識能一切勿聽則虛佞之言不復敢進若聽之信之從而愛之則必再言之又言之使主母與人遂成深讐為婢妾者方洋洋得志非特婢妾為然僕隸亦多如此若主翁聽信則房族親戚故舊皆大失歡而善良之僕佃皆齟致誅責矣

房族親戚隣居其貧者纔有所闕必請假焉雖米鹽酒醋計錢不多然朝夕頻頻令人厭煩如假借衣服器用既為損污又因以質錢借之者歷歷在心日望其償其借者非惟不償又行行常自若且語人曰我未嘗有纖毫假貸於他此言一達豈不招怨怒

應親戚故舊有所假貸不若隨力給與之言借則我望其還不免有所索索之既頻而負償寃主反怒曰我欲償之以其不當頻索則姑已之方其不索則又曰彼不下氣問我我何為而強還之故索亦不償不索亦不償終於交怨而後已蓋貧人之假貸初無肯償之意縱有肯償之意亦何由得償或假貸作經營又多以命窮計拙而折閱方其始借

之時禮甚恭言甚遜其感恩之心可指日以為誓
至他日責償之時恨不以兵刃相加凡親戚故舊
因財成怨者多矣俗謂不孝怨父母欠債怨財主
不若念其貧隨吾力之厚薄舉以與之則我無責
償之念彼亦無怨於我

子孫有過為父祖者多不自知貴宦尤甚蓋子孫有
過多掩蔽父祖之耳目外人知之竊笑而已不使
其父祖知之至於鄉曲貴宦人之進見有時稱道
盛德之不暇豈敢言其子孫之非况又自以子孫
為賢而以人言為誣故子孫有彌天之過而父祖

不知也問有家訓稍嚴而母氏猶有庇其子之惡
不使其父知之富家之子孫不肖不過耽酒好色
賭博近小人破家之事而已貴宦之子孫不止此
也其居鄉也強索人之酒食強貸人之錢財強借
人之物而不還強買人之物而不償親近羣小則
使之假勢以凌人侵害善良則多致飾詞以妄訟
鄉人有曲理犯法事認為已事名曰擔當鄉人有
爭訟則偽作父祖之簡干懇州縣求以曲為直差
夫借軀放稅免罪以其所得為酒色之娛殆非一
端也其隨侍也私令市買買物私令吏人買物私

託場務買物皆不償其直吏人補名更人免罪吏
人有優潤皆必責其報典買婢妾限以低價而使
他人填陪或同院子游狎或干場務放稅其他妄
有求覓亦非一端不卹誤其父祖陷於刑辟也凡
為人父祖者宜知此事常關防更常詢訪或庶幾
焉

子弟有愚繆貪汚者自不可使之仕宦古人謂治獄
多陰德子孫當有興者謂利人而人不知所自則
得福今其愚繆必以獄訟事悉委胥輩改易事情
庇惡陷善豈不與陰德相反古人又謂我多陰謀
道家所忌謂害人而人不知所自則得禍今其貪
汚必與胥輩同謀貨鬻公事以曲為直人受其冤
無所告訴豈不謂之陰謀士大夫試歷數鄉曲三
十年前宦族人能自存者僅有幾家皆前事所致
也有遠識者必信此言

同居父子兄弟善惡賢否相半若頑狠刻薄不惜家
業之人先死則其家興盛未易量也若慈善長厚
勤謹之人先死則其家不可救矣諺云莫言家未
成成家子未生莫言家未破破家子未大亦此意
也

貧者養他人之子當於幼時蓋貧者無田宅可養暮
年惟望其子反哺不可不自其幼時衣食撫養以
結其心富者養他人之子當如既長之時今世之
富人養他人之子多以為諱故欲及其無知之時
撫養或養所出至微之人長而不肖恐其破家方
議逐去致有爭訟若取於既長之時其賢否可以
粗見苟能溫淳守己必能事所養如所生且不致
破家亦不致興訟也

多子固為人之患不可以多子之故輕以與人須俟
其稍長見其溫淳守己舉以與人兩家護福如在
襁褓即以與人萬一不肖既破他家必求歸宗
往興訟又破我家則兩家受其禍矣

養異姓之子非惟祖先神靈不歆其祀數世之後必
與同姓通婚姻者律禁甚嚴人多冒之至啓爭訟
設或人不之告官不之治豈可不思理之所在江
西養子不去其所生之姓而以所養之姓冠於其
上若復姓者雖於經律無見亦知惡其無別如此
同姓之子昭穆不順亦不可以為後鴻鴈微物猶不
亂行人乃不然至以叔拜姪於理安乎况啓爭端
設不得已養弟養姪孫以奉祭祀惟當撫之如子

孝氏七筆卷上 二八〇 二十九
以其財產與之受所養者奉所養如父如古人為
嫂制服如今世為祖承重之意而昭穆不亂亦無
害也

別宅子遺腹子宜及早收養教訓免致身後論訟或
已習為愚下之人方欲歸宗尤難處也女亦然或
與雜濫之人通私或婢妾因他事逐去皆不可不
於生前早有辨明恐身後有求歸宗而暗昧不明
子孫被其害者

賢德之人見族人及外親子弟之貧多收於其家衣
食教撫如己子而薄俗乃有貪其財產於其身後
強欲承重以為某人嘗以我為嗣矣故高義之事
使人病於難行惟當於平昔別其居處明其名稱
若已嗣未立或他人之子弟年居己子之長尤不
可不明嫌疑於平昔也娶妻而有前夫之子接脚
夫而有前妻之子欲撫養不欲撫養尤不可不早
定以息他日之爭同入門及不同入門同居及不
同居當質之於衆明之於官以絕爭端若義子有
勞於家亦宜早有所酬義兄弟有勞有恩亦宜割
財產與之不可拘文而盡廢恩義也

孤女有分必隨力厚嫁合得田產必依條分給若吝

於目前必致嫁後有所陳訴

寡婦再嫁或有孤女年未及嫁如內外親姻有高義者寧若與之議親使鞠養於舅姑之家俟其長而成親若隨母而歸義父之家則嫌疑之間多不自明

中年以後喪妻乃人之大不幸幼子穉女無與之撫存飲食衣服凡閨門之事無與之料理則難於不娶娶在室之人則少艾之心非中年以後之人所能御娶寡居之人或是不能安其室者亦不易制兼有前夫之子不能忘情或有親生之子豈免二

心故中年再娶為尤難然婦人賢淑自守和睦如一者不為無人特難值耳

婦人不預外事者蓋謂夫與子既賢外事自不必預若夫與子不肖掩蔽婦人之耳目何所不至今人多有遊蕩賭博至於鬻田園甚至於鬻其所居妻猶不覺然則夫之不賢而欲求預外事何益也子之鬻產必同其母而偽書契字者有之重息以假貸而兼并之人不憚於論訟貸茶鹽以轉貸而官司責其必償為母者終不能制然則子之不賢而欲求預外事何益也此乃婦人之大不幸為之柰

袁氏世範卷上
何苟為夫能念其妻之可憐為子能念其母之可
憐頓悔悟豈不甚善

婦人有以其夫蠢懦而能自理家務計筭錢穀出入
人不能欺者有夫不肖而能與其子同理家務不
致破蕩家產者有夫死子幼而能教養其子敦睦
內外姻親料理家務至於興隆者皆賢婦人也而
夫死子幼居家營生最為難事託之宗族宗族未
必賢託之親戚親戚未必賢賢者又不肯預人家
事惟婦人自識書算而所託之人衣食自給稍識
公義則庶幾焉不然鮮不破家

人之男女不可於幼小之時便議婚姻大抵女欲得
一託男欲得偶若論目前悔必在後蓋富貴盛衰更
迭不常男女之賢否須年長乃可見若早議婚姻
事無變易因為甚善或昔富而今貧或昔貴而今
賤或所議之壻流蕩不肖或所議之女狼戾不檢
從其前約則難保家背其前約則為薄義而爭訟
由之以興可不戒哉

男女議親不可貪其閥閱之高貝產之厚苟人物不
相當則子女終身抱恨况又不和而生他事者乎
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壻又須自量我家子女

如何如我子愚癡庸下若娶美婦豈特不和或有
他事如我女醜拙狠如若嫁美婿萬一不和卒為
其棄出者有之凡嫁娶因非偶而不和者父毋不
審之罪也

古人謂周人惡媒以其言語反覆給女家則曰男富
給男家則曰女美近世尤甚給女家則曰男家不
求備禮且助出嫁遣之資給男家則厚許其所遷
之賄且虛指數目若輕信其言而成婚則責恨見
欺夫妻反目至於仳離者有之大抵嫁娶固不可
無媒而媒者之言不可盡信如此且謹察於始

人之議親多要因親及親以示不相忘此最風俗
處然其間婦女無遠識多因相熟而相簡至於相
忽遂至於相爭而不和反不若素不相識而驟議
親者故凡因親議親最不可托熟關其禮文又不
可忘其本意極於責備則兩家周致無他患矣故
有姪女嫁於姑家獨為姑氏所惡甥女嫁於舅家
獨為舅妻所惡姨女嫁於姨家獨為姨氏所惡皆
由玩易於其初禮薄而怨生又有不審於其初之
過者

嫁女須隨家力不可勉強然或財產寬餘亦不可視

卷之七 軍 卷 一
為他人不以分給今世固有生男不得力而依托
女家及身後葬祭皆由女子者豈可謂生女之不
如男也大抵女子之心最為可憐母家富而夫家
貧則欲得母家之財以與夫家夫家富而母家貧
則欲得夫家之財以與母家為父母及夫者宜憐
而稍從之及其有男女嫁娶之後男家富而女家
貧則欲得男家之財以與女家女家富而男家貧
則欲得女家之財以與男家為男女者亦宜憐而
稍從之若或割貧益富此為非宜不從可也
人言光景百年七十者稀為其倏忽易過而命窮之

人晚景最不易過大率五十歲前過二十年如十
年五十歲後過十年不啻二十年而婦人之享高
年者尤為難過大率婦人依人而立其未嫁之前
有好祖不如有好父有好父不如有好兄弟有好
兄弟不如有好姪其既嫁之後有好翁不如有好
夫有好夫不如有好子有好子不如有好孫故婦
人多有少壯享富貴而暮年無聊者蓋由此也凡
其親戚所宜矜念

人之諸姨姊妹及親戚婦人年老而子孫不肖不能
供養者不可不收養然又須關防恐其身故之後

其不肖子孫却妄經官司稱其人因饑寒而死或稱其人有遺下囊篋之物官中受其牒必為追證不免有擾湏於生前令白之於衆質之於官稱身外無餘物則免他患大抵要為高義之事湏令無後患

父母高年怠於管幹多將財產均給子孫若父祖出於公心初無偏曲子孫各能戮力不事游蕩則均給之後既無爭訟必至興隆若父祖緣有過房之子緣有前母後母之子緣有子亡而不愛其孫又有雖是一等子孫自有憎愛凡衣食財物所及必

有厚薄致令子孫力求均給其父祖又於其中暗有輕重安得不起他日爭端若父祖緣其子孫內有不肖之人慮其侵害他房不得已而均給者止可逐時均給財穀不可均給田產若均給田產彼以為已分所有必邀求尊長立契典賣典賣既盡窺覷他房從而婪取必至興訟使賢子賢孫彼其擾害同於破蕩不可不思大抵人之子孫或十數人皆能守己其中有一不肖則十數均受其害至於破者有之

國家法令百端終不能禁父祖智謀百端終不能防

欲保延家祚者鑒他家之已往思我家之未來可不修德孰慮以為長久之計耶

遺囑之文皆賢明之人為身後之慮然亦須公平乃可以保家如劫於悍妻黠妾因於後妻愛子中有偏曲厚薄或妄立嗣或妄逐子不近人情之事不可勝數皆所以興訟破家也

父祖有慮子孫爭訟者常欲預為遺囑之文而不知風燭不常因循不決至於疾病危篤雖心中尚了然而口不能言手不能動飲恨而死者多矣况有神識昏亂者乎

置義庄以濟貧族族久必眾不惟所得漸微不肖子弟得之不以濟饑寒或為一醉之適或為一擲之娛至有以某合得券曆預質於人而所得不及其半者此為何益若其所得之多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擾暴鄉曲紊煩官司而已不若以其田置義學及依寺院置度僧田能為儒者擇師訓之既為之食且有以周其乏質不美者無田可養無業可守則度以為僧非惟不至失所狼狽辱其先德亦不至生事擾人紊煩官司也

半若此然何益哉其所計之多與身終自無所計
豈至計以某合計者所實欲入而所計不及其
乘計之不心而難寒友為一補之處適為一勝之
置美空以齋食然於人必果不計所計漸增不肖子

新刻袁氏世範卷之中

宋三衢袁采君載編

明錢唐胡文煥德甫校

處已

人之智識固有高下又有高下殊絕者高之見下如
登高望遠無不盡見下之視高如在牆外欲窺牆
裏若高下相去差近猶可與語若相去遠甚不如
勿告徒費口頰爾譬如奕棋若高低止較三五著
尚可對奕國手與未識籌局之人對奕果如何哉
富貴乃命分偶然豈宜以此驕傲鄉曲若本自貧窶

身致富厚本自寒素身致通顯此雖人之所謂賢亦不可以此取尤於鄉曲若因父祖之遺資而坐享肥濃因父祖之保任而馴致通顯此何以異於常人其間有欲以此驕傲鄉曲不亦羞而可憐哉世有無知之人不能一槩禮待鄉曲而因人之富貴貧賤設為高下等級見有資財有官職者則禮恭而心敬資財愈多官職愈高則恭敬又加焉至親貧者賤者則禮傲而心慢曾不少顧恤殊不知彼之富貴非我之榮彼之貧賤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別如此長厚有識君子必不然也

操履與升沉自是兩途不可謂操履之正自宜榮貴操履不正自宜困阨若如此則孔顏應為宰輔而古今宰輔達官不復少人矣蓋操履自是吾人當行之事不可以此責效於外物責效不效則操履必怠而所守或變遂為小人之歸矣今世間多有愚蠢而享富厚智慧而居貧寒者皆自有一定之分不可致詰若知此理安而處之豈不省事世事多更變乃天理如此今世人往往見目前稍稍榮盛以為此生無足慮不旋踵而破壞者多矣大抵天序十年一換甲則世事一變今不須廣論久

遠只以鄉曲十年前二十年前此論目前其成敗興衰何嘗有定勢世人無遠識凡見他人興進及有如意事則恃妬見他人衰退及有不如意事則譏笑同居及同鄉人最多此患若知事無定勢則自慮之不暇何暇妬人笑人哉

應高年享富貴之人必須少壯之時嘗盡艱難受盡辛苦不曾有自少壯享富貴安逸至老者早年登科及早年受奏補之人必於中年齟齬不如意却於暮年方得榮達或仕宦無齟齬必其生事窘薄憂饑寒慮婚嫁若早年宦達不歷艱難辛苦及承

父祖生事之厚更無不如意魯多不獲高壽造物乘除之理類多如此其間亦有始終享富貴者乃是有大福之人亦千萬人中間有之非可常也今人往往機心巧謀皆欲不受辛苦即享富貴至終身蓋不知此理而又非理計較欲其子孫自少小安然享大富貴尤其蔽或也終於人力不能勝大富貴自有定分造物者既設為一定之分又設為不測之機設使天下之人朝夕奔趨老死而不覺不如此則人生天地間全然無事而造化之術窮矣然奔趨而得者不過一二奔趨而不得者蓋千萬

人世人終以一二者之故至於勞心費力老死無成者多矣不知他人奔趨而得亦其定分中所有者若定分中所有雖不奔趨遲以歲月亦終必得故是有高見遠識超出造化機關之外任其自去自來者其胸中平夷無憂喜無怨尤所謂奔趨及相傾之事未嘗萌於意間則亦何爭之有前輩謂死生貧富生來注定君子贏得為君子小人枉了為小人此言甚切人自不知耳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即有憂患不如意事小兒叫號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少至壯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大富貴之人天下之所仰羨以為神僊而其不如意處各自有之與貧賤人無異特所憂慮之事異爾故謂之缺陷世界以人生世界無足心滿意者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可少安

凡人謀事雖日用至微者亦須齟齬而雖成或幾成而敗既敗而復成然後其成也永久平寧無復後患若偶然易成後必有不如意者造物微機不可測度如此靜思之則見此理可以寬懷人之德性出於天資者各有所偏君子知其有所偏

故以其所習為而補之則為全德之人常人不自知其偏以其所偏而直情徑行故多失書言九德所謂寬柔愿亂擾直簡剛強者天資也所謂栗立恭敬毅溫廉塞義者習為也此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也後世有以性急而佩韋性緩而佩弦者亦近此類雖然已之所謂偏者若不自覺須詢之他人乃知

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游若常見其短而不見其長則時日不可同處若常念其長而不顧其短雖終身與之交游可也

處已接物而常懷慢心偽心妬心疑心者皆自取輕辱於人盛德君子所不為也慢心之人自不如人而好輕薄人見敵已以下之人及有求於我者而前既不加禮背後又竊譏笑若能反省其身則媿汗浹背矣偽心之人言語委曲若甚相厚而中心乃大不然一時之間人所信慕用之再三則蹤跡露見為人所唾去矣妬心之人常欲我之高出於人故聞有稱道人之美者則忿然不平以為不然聞人有不如人者則欣然笑快此何加損於人祇厚怨耳疑心之人人之出言未嘗有心而反復思

釋曰此譏我何事此笑我何事則與人締怨常萌於此賢者聞人譏笑若不聞焉此豈不省事言忠信行篤敬乃聖人教人取重於鄉曲之術蓋財物交加不損人而益己患難之際不妨人而利己所謂忠也有所許諾纖毫必償有所期約時刻不易所謂信也處事近厚處心誠實所謂篤也禮貌卑下言辭謙恭所謂敬也若能行此非惟取重於鄉曲則亦無入而不自得然敬之一事於己無損世人頗能行之而矯飾假偽其中心則輕薄是能敬而不能篤者君子指為諛佞鄉人久亦不歸重也

忠信篤敬先存其在己者然後望其在人者如在己者未盡而以責人人亦以此責我矣今世之人能自省其忠信篤敬者蓋寡能責人以忠信篤敬者皆然也雖然在我者既盡在人者亦不必深責今有人能盡其在我者固善矣乃欲責人之似己一或不滿吾意則疾之已甚亦非有容德者祇益貽怨於人耳

今人有為不善之事幸其人之不見不聞安然自肆無所畏忌殊不知人之耳目可掩神之聰明不可

掩凡吾之處事心以為可心以為是人雖不知神
已知之矣吾之處事心以為不可心以為非人雖
不知神已知之矣吾心即神神即禍福心不可欺
神亦不可欺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也
釋者以謂吾心以為神之至也尚不可得而窺測
况不信其神之在左右而以厭射之心處之則亦
何所不至哉

人為善事而未遂禱之於神求其陰助雖未見効言
之亦無愧至於為惡事而未遂亦禱之於神求其
陰助豈非欺罔如謀為盜賊而禱之於神爭訟無
理而禱之於神使神果從其言而幸中此乃貽怒
於神開其禍端耳

凡人行已公平正直可用此以事神而不可恃此以
慢神可用此以事人而不可恃此以傲人雖孔子
亦以敬鬼神事大夫畏大人為言况下此者哉彼
有行已不當理者中有所慊動輒知畏猶能避遠
災禍以保其身至於君子而偶罹於災禍者多由
自負以召致之耳

人之處事能常悔往事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悔往
年之未有知識其賢德之進所謂長日加益而人

不自知也古人謂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之非者
可不勉哉

凡人為不善事而不成正不須怨天尤人此乃天之
所愛終無禍患如見他人為不善事常稱意者不
須多羨此乃天之所棄待其積惡深厚從而殄滅
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姑少待之當自見也

人有所為不善身遭刑戮而其子孫昌盛者人多恠
之以為天理有誤殊不知此人家其積善多積
惡少少不勝多故其為惡之人身受其報不妨福
祚延及後人若作惡多而享壽富安樂必其前人

之遺澤將竭天不愛惜恣其惡深使之大壞也

人能忍事易以習熟終至於人以非禮相加不可忍
者亦處之如常不能忍事亦易以習熟終至於睚
眦之怨深不足較者亦至交詈爭訟期於取勝而
後已不知其所失甚多人能有定見不為客氣所
使則身心豈不大安寧

人之平居欲近君子而遠小人者君子之言多長厚
端謹此言先入於吾心及吾之臨事自然出於長
厚端謹矣小人之言多刻薄浮華此言先入於吾
心及吾之臨事自然出於制薄浮華矣且如朝夕

卷之七 筆 卷中 八〇
聞人尚氣好凌人之言吾亦將尚氣好凌人而不
覺矣朝夕聞人游蕩不事繩檢之言吾亦將游蕩
不事繩檢而不覺矣如此非一端非大有定力必
不免漸染之患也

老成之人言有迂闊而更事為多後生雖天資聰明
而見識終有不及後生例以老成為迂濶凡其身
試見効之言欲以訓後生者後生厭聽而毀詆者
多矣及後生年齒漸長歷事漸多方悟老成之言
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艱難備嘗之後矣

聖賢猶不能無過况人非聖賢安得每事盡善人有
過失非其父兄孰肯誨責非其契愛孰肯諫諭泛
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議之耳君子惟恐有過密訪
人之有言求謝而思改小人聞人之有言則好為
強辯至絕往來或起爭訟者有矣

言語簡寡在我可以少悔在人可以少怨
人之出言舉事能思慮循省而不幸有失則在可諫
可議之域至於恣其性情而妄言妄行或明知其
非而故為之者是人必挾其兇暴強捍以排人之
議已善處鄉曲者如見似此之人非惟不敢諫誨
亦不敢實於言議之間所以遠侮辱也嘗見人不

忍平昔所厚之人有失而私納忠言反為人所怒
曰我與汝至相厚汝亦謗我耶孟子曰不仁者可
與言哉以此
不善人雖人所共惡然亦有益於人大抵見不善人
則警懼不至自為不善不見不善人則放肆或至
自為不善而不覺故家無不善人則孝友之行不
彰鄉無不善人則誠厚之跡不著譬如磨石彼自
銷損耳刀斧資之以為利老子云不善人乃善人
之資謂此爾若見不善人而與之同惡相濟及與
之爭為長雄則有損而已夫何益

鄉曲有不肖子弟醜酒好色博奕游蕩親近小人
養馳逐輕於破蕩家產至為乞丐竊盜者此其家
門厄數如此或其父祖稔惡至此未聞有因諫誨
而改者雖其至親亦當處之無可柰何不必諂諂
徒厚其怨

勉人為善諫人為惡固是美事先須自省若我之平
昔自不能為人豈惟人不見聽亦反為人所薄且
如已之立朝可稱乃可誨人以立朝之方已之臨
政有效乃可誨人以臨政之術已之才學為人所
尊乃可誨人以進修之要已之信行為人所重乃

可誨人以操履之詳已能身致富厚乃可誨人以
治家之法已能處父母之側而諧和無間乃可誨
人以至孝之行苟惟不然豈不反為所笑

人有出言至善而或有議之者人有舉事至當而或
有非之者蓋衆心難一衆口難齊如此君子之出
言舉事苟揆之吾心稽之古訓詢之賢者於理無
礙則紛紛之言皆不足卹亦不必辯自古聖賢當
代宰輔一時守令皆不難免况居鄉曲同為編氓
尤其所無畏或輕議已亦何怪焉大抵指是為非
必妬忌之人及素有仇怨者此曹何足以定公論

正當勿卹勿辯也

人有善誦我之美使我喜聞而不覺其諛者小人之
最姦黠者也彼其面諛我而我喜及其退與他人
語未必不竊笑我為他所愚也人有善揣人意之
所向先發其端導而迎之使人喜其言與已暗合
者亦小人之最姦黠者也彼其揣我意而果合及
其退與他人語又未必不竊笑我為他所料也此
雖大賢亦甘受其侮而不悟柰何

人有詈人而人不答者人必有所容也不可以為人
之畏我而更求以辱之為之不已人或起而我應

恐口噤而不能出言矣人有訟人而人不校者人必有所處也不可以為人之畏我而更求以政之為之不已人或出而我辯恐理虧而不能逃罪矣親戚故舊人情厚密之時不可盡以密私之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日所言皆他人所憑以為爭訟之資至有失歡之時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氣既平之後或與之通好結親則前言可愧大抵忿怒之際最不可指其隱諱之事而暴其父祖之惡吾之一時怒氣所激必欲指其切實而言之不知彼之怨恨深入骨髓古人謂傷人之言深於

矛戟是也俗亦謂打人莫打膝道人莫道實親戚故舊因言語而失歡者未必其言語之傷人多是顏色辭氣暴厲能激人之怒且如諫人之短語雖切直而能溫顏下氣縱不見聽亦未必怒若平常言語無傷人處而詞色俱厲縱不見怒亦須懷疑古人謂怒於室者色於市方其有怒與他人言必不卑遜他人不知所自安得不怪故盛怒之際與人言話尤當自警前輩有言誠酒後語忌食時嗔忍難耐事順自強人常能持此最得便宜高年之人鄉曲所當敬者以其近於親也然鄉曲有

年高而德薄者謂刑罰不加於已輕詈辱人不知
愧恥君子所當優容而不較也

與人交游無問高下須常和易不可妄自尊大修飾
邊幅若言行崖異則人豈復相近然又不可太褻
狎樽酒會聚之際固當歌笑盡歡恐嘲譏中觸人
諱忌則忿爭興焉

行高人自重不必其貌之高才高人自服不必其言
之高

居鄉曲間或有貴顯之間以州縣觀望而凌人者又
有高資之家以賄賂公行而凌人者方其得勢之
時州縣不能誰何鬼神猶或避之况貧窮之人豈
可與之較屋宅墳墓之所隣山林田園之所接必
橫加殘害使歸於已而後已衣食所資器用之微
凡可其意者必奪而有之如此之人惟當遜而避
之逮其稔惡之深天誅之加則其家之子孫自能
為其父祖破壞以與鄉人復讐也鄉曲更有健訟
之人把持短長妄有論訟以致追擾州縣不敢治
其罪又有恃其父兄弟之衆結集兇惡強奪人
所有之物不稱意則羣聚歐打又復賄賂州縣多
不竟其罪如此之人亦不必求以窮治逮其稔惡

之深天誅之加則無故而自罹於憲綱有計謀所不及救者大抵作惡而幸免於罪者必於他時無故而受其報所謂天網恢疎而不漏也

鄉曲士夫有挾術以待人近之不可遠之則難者所謂君子中之小人不可不防慮其信義有失為我之累也農工商賈僕隸之流有天資忠厚可任以事可委以財者所謂小人中之君子不可不知宜稍撫之以恩不復慮其詐欺也

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干請把持而撓時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一狠復暴恣而貽人怨不能回思者皆是也故見任官每每稱寄居官之可惡寄居官亦多談見任官之不韙併與其善者而掩之也

忠信二事君子不守者少小人不守者多且如小人以物市於人弊惡之物飾為新奇假偽之物飾為真實如絹帛之用膠糊米麥之增濕潤肉食之灌以水藥材之易以他物巧其言詞止於求售誤人食用有不卹也其不忠也類如此負人財物久而不償人苟索之期以一月如期索之不售又期以一月如期索之又不得至於十數期而不售如初

工匠制器要其定資責其所制之器期以一月如期索之不得又期以一月如期索之又不得至於十數期而不得如初其不信也類如此其他不可悉數小人朝夕行之略不之怪為君子者徃徃忿囊直欲深治之至於歐打論訟若君子自省其身不為不忠不信之事而憐小人之無知及其間有不得已而為自便之計至於如此可以少置之度外也

張安國舍人知撫州日以有賣假藥者出榜戒約曰陶隱居孫真人因本草千金方濟物利生多積陰德名在列傳自此以來行醫貨藥誠心救人獲福報者甚衆不論方冊所載只如近時此驗尤多有只賣一真藥便家資鉅萬或自身安榮享高壽或子孫及第改換門戶如影隨形無有差錯又曾眼見貨賣假藥者其初積得些少家業自謂得計不知冥冥之中自家合得祿料都被戕剋或自身多有橫禍或子孫非理破蕩致有遭天火被雷震者蓋緣贖藥之人多是疾病急切將錢告求賣藥之家孝子順孫只望一服見効却被假藥誤賺非惟無益反致損傷尋常誤殺一飛禽走獸猶有因果

况萬物之中人命最重無辜被禍其痛何窮詞多
更不盡載舍人此言豈止為假藥者言之有識之
人自宜觸類

市井街巷茶坊酒肆皆小人雜處之地吾輩或有經
由須當嚴重其辭貌則遠輕侮之患或有狂肆之
人宜即回避不必與之較可也

衣服舉止異衆不可遊於市必為小人所侮
居於鄉曲與馬衣服不可鮮華蓋鄉曲親故居貧者
多在我者揭然異衆貧者羞澁必不敢相近我亦
何安之有此說不可與口尚乳臭者言

婦女衣飾惟務素淨尤不可異衆且如十數人同處
而一人之衣飾獨異衆所指目其行坐能自安否
飲食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求之則為饕為饒
男女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狎之則為姦為
濫財物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得之則為盜
為賊人惟縱欲則爭端啓而獄訟而聖王慮其如
此故制為禮以節人之飲食男女制為義以限人
之取與君子於是三者雖知可欲而不敢輕形於
言况敢妄萌於心小人反是

聖人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最省事之要術蓋人

見美食而必嘔見美色而必疑視見錢財而必起
欲得之心苟非有定力者皆不免此惟能杜其端
源見之而不顧則無妄想無妄想則無過舉矣
子弟有耽於情慾迷而忘返至於破家而不悔者蓋
始於試為之由其中無所見不能識破則遂至於
不可回

世人有慮子弟血氣未定而酒色博奕之事得以昏
亂其心尋至於失德破家則拘之於家嚴其出入
絕其交遊致其無所聞見朴野蠢鄙不近人情殊
不知此非良策禁防一弛情竇頓開如火燎原不
可撲滅况 之於家無所用心却密為不肖之事
與出外何異不若時其出入謹其交遊雖不肖之
事習聞既熟自能識破必知愧而不為縱試為之
亦不至於朴野蠢鄙全為小人之所搖蕩也

起家之人生財富庶乃日夜憂懼慮不免於饑寒破
家之子生事日消乃軒昂自恣謂不復可慮所謂
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此其效驗常見於已壯
未老已老未死之前識者當自默喻

起家之人見所作事無不如意以為智術巧妙如此
不知其命分偶然志氣洋洋貪取圖得又自以為

獨能久遠不可破壞豈不為造物者所竊笑蓋其破壞之人或已生於其家曰子曰孫朝夕環立於其側者皆他日為父祖破壞生事之人恨其父祖目不及見耳前輩有建第宅宴工匠於東廡曰此造宅之人宴子弟於西廡曰此膏宅之人後果如其言近世士大夫有言目所可見者謾爾經營目所不及見者不須置之謀慮此有識君子知非人力所及其胷中寬泰與蔽迷之人如何

起家之人易於增進成立者蓋服食器用及吉凶百費規模淺狹尚循其舊故日入之數多於日出此

所以常有餘富家之子易於傾覆破蕩者蓋服食器用及吉凶百費規模廣大尚循其舊又分其財產立數門戶則費用增倍於前日子弟有能省用速謀損節猶慮不及况有不之悟者何以支吾古人謂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蓋謂此爾大貴人家尤難於保成方其致位通顯雖在閑冷其俸給亦厚其餽遺亦多其使令之人滿前皆州郡廩給其服食器用雖極於華侈而其費不出於家財逮其身後無前日之俸給餽遺使令之人其日用百費非出家財不可况又析一家為數家而用度

仍舊豈不至於破蕩此亦勢使之然為子弟者各宜量節

人之居世有不思父祖起家艱難思與之延其祭祀又不思子孫無所憑籍則無以脫於饑寒多生男女視如路人耽於酒色博奕游蕩破壞家產以取一時之快此皆家門不幸如此冒干刑憲彼亦不卸豈教誨勸諭責罵之所能回置之無可柰何而已

人有財物慮為人所竊則必緘滕扁鑄封識之甚嚴慮費用之無度而致耗散則必筭計較量支用之甚節然有甚嚴而有失者蓋百日之嚴無一日之疎則無失百日嚴而一日不嚴則一日之失與百日不嚴同也有甚節而終至於匱乏者蓋百事節而無一事之費則不至於匱乏百事節而一事不節則一事之費與百事不節同也所謂百事者自飲食衣服屋宅園館輿馬僕御器用玩好蓋非一端豐儉隨其財力則不謂之費不量財力而為之或雖財力可辦而過於侈靡近於不給皆妄費也年少主家事者宜深知之中產之家凡事不可不早慮有男而為之營生教之

生業皆早慮也至於養女亦當早為儲蓄衣衾粧奩之具及至遣嫁乃不費力若置而不問但稱臨時此有何術不過臨時鬻田廬及不卹女子之羞見人也至於家有老人而送終之具不為素辦亦稱臨時亦無他術亦是臨時鬻田廬及不卹後事之不如儀也今人有生一女而種杉萬根者待女長則鬻杉以為嫁資此其女必不至失時也有於少壯之年置壽衣壽器壽塋者此其人必不至三日五日無衣無棺可斂三年五年無地可塋也

居官當如居家必有顧籍居家當如居官必有綱紀士大夫之子弟苟無世祿可守無常產可依而欲為仰事俯育之計莫如為儒其才質之美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貴次可以開門教授以受束修之奉其不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事書札代牋簡之後次可以習點讀為童蒙之師如不能為儒則巫醫僧道農圃商賈伎術凡可以養生而不至於辱先者皆可為也子弟之流蕩至於為乞丐盜竊此最辱先之甚然世之不能為儒者乃不肯為巫醫僧道農圃商賈伎術等事而甘心為乞丐盜竊者深可誅也凡強顏於貴人之前而求其

袁氏世範卷中
所謂應副折腰於富人之前而託名於假貸遊食
於寺觀而人指為穿雲子皆乞丐之流也居官而
掩蔽衆目盜財入己居鄉而欺凌愚弱奪其所有
私販官中所禁茶鹽酒酷之屬習竊盜之流也世
人有為之而不自愧者何哉

凡人生而無業及有業而喜於安逸不肯盡力者家
富則習為下流家貧則必為乞丐凡人生而飲酒
無美食肉無度好淫濫習博奕者富富則致於破
蕩家貧則必為盜竊

人有患難不能濟困苦無所訴貧乏不自存而其人
朴納懷媿不能自言於人者吾雖無餘亦當隨力
周助此人縱不能報亦必知恩若其人本非窘乏
而以作謁為業挾揮啞佞之術遍謁貴人富人之
門過州州過縣干縣有所得則以為己能無所
得則以為怨讐在今日則無感恩之心在他日則
無報德之事正可以不卹不顧待之豈可割吾之
不敢用以資他之不當用

居鄉及在旅不可輕受人之恩方吾未達之時受人
之恩常在吾懷每見其人常懷敬畏而其人亦以
有恩在我常有德色及吾榮達之後遍報則有所

不及不報則為虧義故雖一飯一縑亦不可輕受
前輩見人仕宦而廣求知已戒之曰受恩多則難
以立朝宜詳味此

今人受人恩惠多不記省而有所惠於人雖微物亦
歷歷在心古人言施人勿念受施勿忘誠為難事
人有居貧困時不為鄉人所顧及其榮達則視鄉人
如仇讐殊不知鄉人不厚於我我以為憾我不厚
於鄉人鄉人他日亦獨不記耶但於平時薄我者
勿與之厚亦不必致怨若其平時不與吾相識苟
我可以濟助之者亦不可不為也

聖人言以直報怨最是中道可以通行大抵以怨報
怨固不足道而士大夫欲邀長厚之名者或因宿
讐縱姦邪而不治皆矯飾不近人情聖人之所謂
直者其人賢不以讐而廢之其人不肖不以讐而
庇之是非去取各當其實以此報怨必不至遍相
酬復無已時也

居鄉不得已而後與人爭又大不得已而後與人訟
彼稍服其不然則已之不必費用財物交結胥吏
求以快意窮治其讐至於爭訟財產本無理而強
求得理官吏貪繆或可如志寧不有愧於神明讐

者不伏更相訴訟所費財物十數倍於其所直况
遇賢明有司安得以無理為有理耶大抵人之所
訟互有短長各言其長而掩其短有司不明則牽
連不決或決而不盡其情胥吏得以受賕而弄法
蔽者之所以破家也

官有貪暴吏有橫刻賢豪之人不忍鄉曲衆被其惡
故出力而訟之然貪暴之官必有所恃或以其有
親黨在要路或以其為州郡所深喜故常難動搖
橫刻之吏亦有所恃或以其為見任官之所喜或
以其結州曹吏之有素故常無忌憚及至人戶有

所訴則官求勢要之書以請托吏以官庫之錢而
行賂毀去簿曆改易案牘人戶雖健訟亦未便輕
勝兼論訴官吏之人又只欲劫持官府使之獨畏
已初無為衆除害之心常見論訴州縣官吏之人
恃為官吏所畏拖延稅賦不納人戶有析變已獨
不受折變人戶有科敷已獨不伏科敷睨立庭下
抗對長官端坐司房為辱胥輩冒占官竟不肯輸
租欺凌善弱強欲斷治請託公事必欲以曲為直
或與胥吏通同為姦把持官負使之聽其所為以
殘害鄉民凡如此之官吏如此之姦民假以歲月

縱免人禍必自為天所誅也

士大夫相見往往多言某縣民淳某縣民頑及詢其所以然乃謂見任官賦污狼籍鄉民吞聲飲氣而不敢言則為淳鄉民列其惡而訴之州郡監司則為頑此其得頑之名豈不枉哉今人多指奉化縣為頑問之奉化人則曰所訟之官皆有入已賊何謂奉化為頑如黃巖等處人言皆然此正聖人所謂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何頑之有今具其所以為頑之目應納稅賦而不納及應供科配而不供則為頑若官中因事廣科從而隱瞞其民戶不肯供納則不為頑官吏斷事出於至公又合法意乃任私忿求以翻異則為頑官吏受財斷直為曲事有冤抑次第陳訴則不為頑官員清正斷事自己豪橫之民無所行賂無所措謀則與胥吏表裏撰合語言粧點事務妄興論訴則為頑若官員與吏為徒百般詭計掩人耳目受接賄賂偷盜官錢人戶有能出力為衆論訴則不為頑縣道有非理橫科及預借官物者必相率而次第陳訟蓋兩稅自有常額足以充上供州用縣用役錢亦有常額足以供解發支顧縣官正己以率下則

民間無隱負不輸官中無侵盜妄用未敢以為有
餘亦何不足之有惟作縣之人不自檢已喫者著
者日用者般挈往來送遺結託置造器用儲蓄囊
篋及其他百色之須取給於手分鄉司為手分鄉
司者豈有將已財奉縣官不過就簿曆之中恣為
欺弊或攬人戶稅物而不納或將到庫之錢而他
用或偽作過軍過客口券僮及修葺廨舍而公求
支破或陽為解發而中途截撥其弊百端不可悉
舉縣官既素受其污啖往往知而不問况又有懵
然不曉財賦之利病及曉之者又與之通同作弊
一年之間雖至小邑虧失數千緡殆不覺也於是
有橫科預借之患及有拖欠州郡之數及將任滿
請託關節以求脫去而州郡遂將積欠勒令後政
補償夫前政以一年財賦不足一年支解為後政
者豈能以一年財賦補足數年財賦故於前政預
借錢物多不認理或別設巧計陰奪民財以求備
足舊欠其禍可勝言哉

新刻袁氏世範卷之中

袁氏世範卷中

三十一

蕭當夫前如以一半根翅不五一半支補為對翅
蕭當關帝心末翅去心似喉翅洪蘇又憚今對翅
一葉之間雖至小區融夫遺千絲發不覺少矣

新刻袁氏世範卷之下

宋三衢袁 采君載編

明錢唐胡文煥德甫校

治家

人之居家須令垣墻高厚藩籬周密牕壁門關堅牢隨
損隨修如有水竇之類亦須常設格子務令新固不
可輕忽雖竊盜之巧者穴牆剪籬穿壁決關俄頃可
辦比之頽牆敗籬腐壁敝門以啓盜者有間矣且免
奴婢奔竄及不肖子弟夜出之患如外有竊盜內有
奔竄及子弟生事縱官司為之受理豈不重費財力

居止或在山谷村野僻靜之地須於周圍要害去處
置立莊屋招誘下多之人居之或有火燭竊盜可
以即相救應

凡夜犬吠盜未必至亦是盜來探試不可以爲他而
不警夜間遇物有聲亦不可以爲鼠而不警

屋之周圍須令有路可以往來夜間遣人十數遍巡
之善慮事者居於城郭無甚隙地亦爲夾牆使邏
者往來其間若屋之內則子弟及奴婢更迭巡警
夜間覺有盜便須直言有盜徐起逐之盜必且竄不
可乘暗擊之恐盜之急以刃傷我及誤擊自家之

人若持燭見盜擊之猶庶幾若獲盜而已受拘執
自當準法無過毆傷

多蓄之家盜所覬覦而其人又多置什物喜於矜耀
尤盜之所垂涎也富厚之家若多儲錢穀少置什
物少蓄金寶絲帛縱被盜亦不多失前輩有戒其
家自冬夏衣之外藏帛以備不虞不過百匹此亦
高人之見豈可與世俗言

劫盜有中夜炬火露刃排門而入人家者此尤不可
不防須於諸處往來路口委人爲耳目或有異常
則可以先知仍預置便門遇有警急老幼婦女且

從便門走避又須子弟及僕者平時常備器械爲禦敵之計可敵則敵不可敵則避切不可令盜得我之人執以爲質則隣保及捕盜之人不敢前劫盜雖小人之雄亦自有識見如富家平時不刻剝又能樂施又能種種方便當兵火擾攘之際猶得保全至不忍焚毀其屋凡盜所快意於焚掠汗辱者多是積惡之人富家各宜自省

家居或有失物不可不急尋急尋則人或投之僻處可以復收則無事矣不急則轉而出外愈不可見又不可妄猜疑人猜疑之當則人或自疑恐生他虞猜疑不當則正竊者反自得意况疑心一生則所疑之人揣其行坐辭色皆若竊物而實未嘗有所竊也或已形於言或妄有所執治而所失之物偶見或正竊者方獲則悔將若何

居宅不可無隣家慮有火燭無人救應宅之四圍如無溪流當爲池井慮有火燭無水救應又須平時撫卹鄰里有恩義有士大夫平時多以官勢殘虐隣里一日爲讎人刃其家火其屋宅隣里更相戒曰若救火火炮之後非惟無功彼更訟我以為盜取他家財物則獄訟未知了期若

不救火不過杖一百而已隣里甘受杖而坐視其大厦為煨燼生生之具無遺此其平時暴虐之效也

火之所起多從厨竈蓋厨屋多時不掃則埃墨易得引火或竈中有留火而竈前有積薪接連亦引火之端也夜間最當巡視

烘焙物色過夜多致遺火人家房戶多有覆蓋宿火而以衣籠罩其上皆能致火須常戒約

蚕家屋宇低隘於炙簇之際不可不防火

農家儲積糞壤多為茅屋或投死灰於其間須防內有餘燼未滅能致火燭

茅屋須常防火大風須常防火積油物積石灰須常防火此類甚多切須詢究

富人愛其小兒者以金銀珠寶之屬飾其身小人有貪者於僻靜處壞其性命而取其物雖聞於官而莫於法何益

市邑小兒非有壯夫携負不可令游街巷慮有誘畧之人也

人之家居井必有幹池必有欄深溪急流之處峭險高危之地機關觸動之物必有禁防不可令小兒

狎而臨之脫有踈虞歸怨於人何及
親賓相訪不可多虐以酒或被酒夜卧須令人照管
往時括蒼有困客以酒且慮其不告而去於是卧
於空舍而鑰其門酒渴索漿不得則取花瓶水飲
之次日啓關而客死矣其家訟於官郡守汪懷忠
究其一時舍中所有之物云有花瓶浸旱蓮花試
以旱蓮花浸瓶中取罪當死者試之驗乃釋之又
有置水於案而不掩覆屋有伏虵遺毒於水客飲
而死者凡事不可不謹如此

清晨早起昏晚早睡可以杜絕婢僕姦盜等事

司馬溫公居家雜儀令僕子非有警急修葺不得入
中門婦女婢妾無故不得出中門只令鈴下小童
通傳內外治家之法此過半矣
婢妾與主翁親近或多挾此私通僕輩有子則以主
翁藉貧畜愚賤之裔至破家者多矣凡有婢妾不
可不謹其始亦不可不防其終
人有婢妾不禁出入至與外人私通有姪不正其罪
而遽逐去者往往有於主翁身故之後自是言主
翁遺腹子以求歸宗旋致興訟世俗所宜警此免
累後人

人。有以正室妬忌而於別宅置婢妾者。有供給娼女而絕其與人往來者。其關防非不密。監守非不謹。然所委監守之人。得其搞遺。反與外人爲耳目。以通往來。而主翁不知。至養其所生子爲嗣者。又有婦人臨蓐。主翁不在。則棄其所生之女。而取他人之子爲己子者。主翁從而收養。不知非其己子。庸俗愚暗。大抵類此。

婦女多妬。有正室者。少蓄婢妾。蓄婢妾者。多無正室。夫蓄婢妾者。內有子弟。外有僕隸。皆當關防。制以主母。猶有他事。况無所統轄。以一人之耳目臨之。豈難欺蔽哉。暮年尤非所宜。使有意外之事。當如之何。

夫蓄婢妾之家。有僻室而人所不到。有便門而可以通外。或溷廁與厨竈相近。而使膳夫掌庖。或夜飲在於內堂。而使僕子供過。其弊有不可防者。蓋此曾深謀而主不之猜。此曾迭爲耳目而主又何由知覺。

夫置婢妾。教之歌舞。或使侑樽。以爲賓客之歡。切不可蓄姿貌黠慧過人者。慮有惡客起覬覦之心。彼見美麗。心欲得之。逐獸則不見泰山。苟勢可以臨。

我則無所不至綠珠之事在古可鑒近世亦多有
之不欲指言其名

士大夫之家有夜間男女群聚呼盧至於達旦豈無
託故而起者試靜思之

人家有僕當取其朴直謹愿勤於任事不必責其應
對進退之快人意人之子弟不知溫飽所自來者
不求自己德業之出衆而獨欲僕者峭黠之出衆
費財以養無用之人固未甚生害事爲非皆此輩
導之也

僕者而有市井浮浪子弟之態異巾美服言語矯詐
不可蓄也蓄僕之久而驟然如此閨閫之事必大
可疑

奴僕小人就役於人者天資多愚作事乖舛背違不
曾有便當省力之處如頓放什物必以斜爲正如
裁截物色必以長爲短若此之類殆非一端又性
多忘囑之以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所見不是自
以爲是又性多狠輕於應對不識分守所以顧主
於使令之際常多叱咄其爲不改其言愈辯顧主
愈不能平於是筆楚加之或失手而至於死亡者
有矣凡爲家長者於使令之際有不如意當云小

人天資之愚如此宜寬以處之多其教誨省其嗔怒可也如此則僕者可以免罪主者胷中亦大安樂省事多矣至於婢妾其愚尤甚婦人既多褊急狠悞暴忍殘刻又不知古今道理其所以責備婢妾者又非丈夫之比爲家長者宜於平昔常以待奴僕之理論之其間必自有曉然者

人之居家凡有作爲及安頓什物以至田園倉庫厨廁等事皆自爲之區處然後三令五申以責付奴僕猶懼其遺忘不如吾志今有人一切不爲之區處凡事無大小聽奴僕自爲謀不合己意則怒

罵鞭撻繼之彼愚人止能出力以奉吾令而已豈能善謀一一暗合吾意若不知此自見多事且如工匠執役必使一不執役者爲之區處謂之都料匠蓋人凡有執爲則不暇他見酒令一不執爲者旁觀而爲之區處則不煩擾而功增倍矣

婢僕有頑狠全不中使令者宜善遣之不可留留則生事主或過於毆傷此輩或挾怨爲惡有不容言者婢僕有姦盜及逃亡者宜送之於官依法治之不可私自鞭撻亦恐有意外之事或逃亡非其本情或所竊止於飲食微物宜念其平日有勞只畧

懲之仍前留備使令可也

婢僕有小過不可親自鞭撻蓋一時怒氣所激鞭撻之數必不記徒且費力婢僕未必知畏惟徐徐責問令他人執而撻之視其過之輕重而定其數雖不過怒自然有威婢妾亦自然畏憚矣壽昌胡倅彥特之家子弟不得自打僕隸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家長爲之行遣婦女擅打婢妾則撻子弟此賢者之家法也

婢僕有過既已鞭撻而呼喚使令辭色如常則無他事蓋小人受杖方內懷怨而主人怒不之釋恐有輕生而自殘者

婢僕有無故而自縊者若其身溫可救不可解其縛須急抱其身令稍高則所縊處必稍寬仍更令一人以指於其縊處漸漸寬之覺其氣漸往來乃可解下仍急令人吸其鼻中使氣相接乃可以蘇或不曉此理而先解其繫處其身力重其縊處愈急只一噓氣便不可救此不可不預知也如身已冷不可救或救而不蘇當留本處不可移動叫集隣保以事聞官仍令得力之人日夜同與守視恐有犬鼠之屬殘其屍也自刃不殊宜以物掩其傷處

或已絕亦當如前說人家有井於甕處於爲缺級
令可以上下或有墜井投井者可以令人救應或
不及亦當如前說溺水投水而水深不可援者宜
以竹篙及木板能浮之物投與之溺者有所執則
身浮可以救應或不及移動並當如前說

婢僕無親屬而病者當令出外就隣家醫治仍經隣
保錄其詞說却以聞官或有死亡則無他慮

婢僕欲其出力辦事其所以禦饑寒之具爲家長者
不可不留意衣須令其溫食須令其飽士大夫有
云蓄婢不厭多教之紡績則足以衣其身蓄僕不
厭多教之耕種則足以飽其腹大抵小民有力足
以辦衣食而力無所施則不能以自活故求就役
於人爲富家者能推惻隱之心蓄養婢僕乃以其
力還養其身其德至大矣而此輩既得溫飽雖苦
役之彼亦甘心焉

婢僕宿卧去處皆爲點檢令冬時無風寒之患以至
牛馬猪羊猫狗鷄鴨之屬遇冬寒時各爲區處牢
圈棲息之處此皆仁人之用心備物我爲一理也
飛禽走獸之與人形性雖殊而喜聚惡散貪生畏死
其情則與人同故離羣則向人悲鳴臨庖則向人

哀號為人者既忍而不之顧反怒其鳴號者有矣胡不反己以思之物之有望於人猶人之有望於天也物之鳴號有訴於人而人不之卹則人之處患難死亡困苦之際乃欲仰首叫號求天之卹即大抵人居病患不能支持之時及處囹圄不能脫去之時未嘗不反覆究省平日所爲某者爲惡某者爲不是其所以改悔自新者指天誓日可表至病患平寧及脫去罪戾則不覆記省造罪作惡無異徃日余前所言若言於經歷患難之人必以爲然猶恐痛定之後不復記省彼不知患難者安知

不以吾言爲迂

有子而不自乳使他人乳之前輩已言其非矣况其間求乳母於未產之前者使不舉已子而乳我子有子方嬰孩使捨之而乳我子其已子呱呱而泣至於餓死者有因仕宦他處逼勒牙家誘賺良人之妻使捨其夫與子而乳我子因挾以歸鄉使其一家離散生前不復相見者士夫遍相庇護國家法令有不能禁彼獨不畏於天哉

蓄奴婢惟本土人最善蓋或有病患則可責其親屬爲之扶持或有非理自殘既有親屬明其事因公

私又有質證或有婢妾無夫子兄弟可依僕隸無家可歸念其有勞不可不養者當令預經隣保自言并陳於官或預與之擇其配婢使之嫁僕使之娶皆可絕他日意外之患也

顧婢僕須要牙保分明牙保又不可令我家人爲之也

買婢妾既已成契不可不細詢其所自來恐有良人子女爲人所誘畧果然則即告之官不可以婢妾還與引來之人慮殘其性命也

買婢妾須問其應典賣不應典賣如不應典賣時不

可成契或果窮之無所依倚須令經官自陳下保審會方可成契或其不能自陳令引來之人契中稱說少與顧錢待其有親人識認即以與之也

族人隣里親戚有狡獪子弟能恃強凌人損彼益此富家多用之以爲爪牙且得目前快意此曹內既姦巧外常柔順子弟責罵狎元常能容忍爲子弟者亦愛之他日家長既沒之後誘子弟爲非者皆此等人也大抵爲家長者必自老練又其智畧能駕馭此曹故得其力至於子弟須賢明如其父兄則可無慮中材之人鮮不爲其鼓惑以致敗家唐

史有言妖禽孽狐當晝則伏息自如得夜乃爲之祥正謂此曹若平昔延接淳厚剛正之人雖言語多拂人意而子弟與之久處則有身後之益所謂快意之事常有損拂意之事常有益凡事皆然宜廣思之

幹人有管庫者須常謹其簿書審其見存幹人有管穀米者須嚴其簿書謹其管籥兼擇謹畏之人使之看守幹人有貸財本興販者須擇其淳厚愛惜家累方可付托蓋中產之家日費之計猶難支梧况受傭於人其饑寒之計豈能周足中人之性目

見可欲其心必亂况下愚之人見酒食聲色之美安得不動其心向來財不滿其意而充其欲故內則與骨內同饑寒外則視所見如不見今其財物盈溢於目前若日日嚴謹此心姑寢主者事勢稍寬則亦何憚而不爲其始也移用甚微其心以爲可償猶未經慮久而主不之覺則日增焉月益焉積而至於一歲移用已多其心雖惴惴無可柰何則求以掩覆至二年三年侵欺已大彰露不可掩覆主人欲峻治之已近噬臍故凡委托幹人所宜警此

國家以農爲重蓋以衣食之源在此然人家耕種出於佃人之力可不以佃人爲重遇其有生育婚嫁營造死亡當厚賜之耕耘之際有所假貸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所虧早爲除減不可有非理之需不可有非時之役不可令子弟及幹人私有所擾不可因其讐者告語增其歲入之租不可強其稱貸使厚供息不可見其自有田園輒起貪圖之意視之愛之不啻如骨肉則我衣食之源悉藉其力俯仰可以無愧怍矣

佃僕婦女等有於人家婦女小兒處稱莫令家長知

而欲重息以生借錢穀及欲借質物以濟急者皆是有心脫漏必無還意而婦女小兒不令家長知則不敢取索終爲所負爲家長者宜常以此喻其家

尼姑道婆媒婆牙婆及婦人以買賣針灸爲名者皆不可令入人家凡脫漏婦女財物及引誘婦女爲不美之事皆此曹也

池塘陂湖河壩蓄水以溉田者須於每年冬月水涸之際浚之使深築之使固遇天時亢旱雖不至於大稔亦不至於全損今人徃徃於亢旱之際常思

脩治至收刈之後則忘之矣諺所謂三月思種桑
六月思築塘蓋傷人之無遠慮如此

池塘陂湖河埭有衆享其溉田之利者田多之家當
相與率倡令田主出食佃人出力遇冬時修築令
多蓄水及用水之際遠近高下分水必均非止利
已又且利人其利豈不博哉今人當修築之際斫
出食力及用水之際奮臂交爭有以耒耨相毆至
死者縱不死亦至坐獄被刑豈不可傷然至此者
皆田主慳吝之罪也

桑果竹木之屬春時種植甚非難事十年二十年之
間即享其利今人往往於荒山閑地任其棄廢至
於兄弟析產或因一根芟之微忿爭失歡比鄰山
地偶有竹木在兩界之間則興訟連年寧不思使
向來天不產此則將何所爭若以爭訟所費庸工
植木則一二十年之間所謂材木不可勝用也其
間有以果木逼於隣家實利有及於其童稚則怒
而伐去之者尤無所見也

人有小兒須常戒約莫令與隣里損折果木之屬人
養牛羊須常看守莫令與隣里踏踐山地六種之
屬人養鷄鴨須常照管莫令與隣里損啄菜茹六



種之屬有產業之家又須各自勤謹墳墓山林欲聚錄長茂蔭映須高其牆圍令人不得踰越園圃種植菜茹六種及有時果去處嚴其籬圍不通人往來則亦不至臨時責恠他人也

人有田園山地界至不可不分明異居分析之初置產典買之際尤不可不子細人之爭訟多由此始且如田畝有因地勢不平分一丘為兩丘者有欲便順併兩丘為一丘者有以屋基山地為田又有以田為屋基園地者有改移街路水圳者官中雖有經界圖籍壞爛不存者多矣况又從而改易不

經官司隣保驗證豈不大啓爭端人之田畝有在上丘者若常脩田畔莫令傾倒人之屋基園地若及時築壘垣牆纔損即修人之山林若分明挑掘溝塹纔損即修有何爭訟惟其鹵莽田畔傾倒修治失時屋基園地止用籬圍年深壞爛因而侵占山林或用分水猶可辯明間有以木以石以坎為界年深不存及以坑為界而外又有一坑相似者未嘗不起紛紛不決之訟也至於分析止憑闈書典買止憑契書或有鹵莽該載不明公私皆不能決可不戒哉間有典買山地幸其界至有疑故令

元契稱說不明因而包占者此小人之用心遇明
官司自正其罪矣

分析之家置造閹書有各人止錄已分所得田產者
有一本互見他分者止錄已分多是內有私曲不
欲顯暴故常多爭訟若互見他分厚薄肥瘠可以
畢見在官在私易為折斷此外或有宣勞於衆衆
分棄與田產或有一分獨薄衆分棄與田產或有
因妻財因仕宦置到來歷明白或有因營運置到
而衆不願分者並宜於閹書後開具仍須斷約不
在開具之數則爲漏閹雖分析後許應分人別求

均分可以杜絕隱瞞之弊不至連年爭訟不決
人有求避役者雖私分財產甚均而閹書砧基則粧
有一分之內令一人認役其他物力低小不須充
應而其子孫有欲執書契而掩有之者遂興訴訟
官司欲斷從實則於文有礙欲以文爲斷而情則
不然此皆俗習初無遠見規避於目前而貽爭於
身後可不鑒此

人有已分財產而欲避免差役則冒同宗有官之人
為一戶籍者皆他日爭訟之端由也

縣道貪污遇有析戶印閹則厚有所需人戶憚於所

費皆匿而不印私自剖析經年既深貧富不同恩
義頓踈或至爭訟一以爲已分失去闔書一以爲
分財未盡未立闔書官中從文則礙情從情則礙
文故多久而不決之患凡析戶之家宜即印闔書
以杜後患

人戶交易當先憑牙家索取闔書砵基指出丘段圍
號就問見佃人有無界至交加典賣重疊次門其
所親有無應分人出外未回及在卑幼未經分析
或係棄產必問其初應與不應受棄或寡婦卑子
執憑交易必問其初曾與不曾勘會如係轉典賣

則必問其元契已未投印有無諸般違礙方可立
契如有寡婦幼子應押契人必令人親見其押字
如價貫年月四至畝角必即書填應債負貨物不
可用必支見錢取錢必有處所擔錢人必有姓名
已成契後必即投印慮有交易在後而投印在前
者已印契後必即離業慮有交易在後而營業在
前者已離業後必即割稅慮因循不割稅而爲人
告論以致拘沒者 官中條令惟交易一事最爲
詳備蓋欲以杜爭端也而人戶不悉乃至違法交
易及不印契不離業不割稅以致重疊交易詞訟

連年不決者豈非人戶自速其辜哉

凡隣近利害欲得之產宜稍增其價不可恃其有親
有隣及以典至買及無人敢買而扼損其價萬一
他人買之則悔且無及而爭訟由之以興也

凡田產有交關違 條者雖其價廉不可與之交易
他時事發到官則所費或十倍然富人多要買此
產自謂將來擽錢與人打官方此其癖不可救然
自遺患與患及子孫者甚多

凡交易必須項項合 條即無後患不可憑恃人情
契密不爲之防或稟大歡則皆成爭端如交易取

錢未盡及贖產不曾取契之類宜即理會去若或
即問官以絕將來詞訴切戒切戒

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買產
之家當知此理不可苦害賣產之人蓋人之賣產
或以鬪食或以負債或以疾病死亡婚嫁爭訟已
有百千之費則鬻百千之產若買產之家即還其
直雖轉手無畱且可以了其出產欲用之一事而
爲富不仁之人知其欲用之急則陽詎而陰鈎之
以重扼其價既成契則姑還其直之什一二約以
數日而盡償至數日而問焉則辭以未辦又屢問

之或以數緡授之或以米穀及他物高估而補償
之出產之家必大窘之所得零微隨即耗散向之
所擬以辦某事者不復辦矣而往還取索夫力之
費又居其中彼富家方自竊喜以爲善謀不知天
道好還有及其身而獲報者有不在其身而在其
子孫者富家多不之悟豈不迷哉

假貸錢穀責令還息正是貧富相資不可缺者漢時
有錢一千貫者比千戶侯謂其一歲可得息錢二
百千比之今時未及二分今若以中制論之質庫
月息自二分至四分貸錢月息自三分至五分貸

穀以一熟論自三分至五分取之亦不爲虐還者
亦可無詞而與質之家至有月息什而取一者江
西有借錢約一年償還而作合子立約者謂借一
貫文約還兩貫文衢之開化借一秤禾而取兩秤
浙西上戶借一石米而收一石八斗皆不仁之甚
然父祖以是而取於人子孫亦復以是而償於人
所謂天道好還於此可見

兼并之家見有產之家子弟昏愚不肖及有緩急多
是將錢強以借與或始借之時設酒食以媚悅其
意或既借之後歷數年不索取待其息多又設酒

食招誘使之結轉併息爲本別更生息又誘勒其
將田產折還法禁雖嚴多是幸免惟天網不漏
諺云富兒更替做蓋謂迭相酬報也

有輕於舉債者不可借與必是無藉之人已懷負賴
之意凡借人錢穀少則易償多則易負故借穀至
百石借錢至百貫雖力可還亦不肯還寧以所還
之資爲爭訟之費者多矣

凡人之敢於舉債者必謂他日之寬餘可以償也不
知今日之無寬餘他日何爲而有寬餘譬如百里
之路分爲兩日行則兩日皆辦若欲以今日之路

便明日併行雖勞苦而不可至凡無遠識之人
目前寬餘而積在後者無不破家也切宜鑒此
凡有家產必有稅賦須是先截留輸納之資却將贏
餘分給日用歲入或薄只得省用不可侵支輸納
之資臨時爲官中所迫則舉債認息或托攬戶兌
納而高價筭還是皆可以耗家大抵曰貧曰儉自
是賢德又是美稱切不可以此爲愧若能知此則
無破家之患也

納稅雖有省限須先納爲安如納苗米若不趁晴早
納必欲拖後或值雨雪連日將如之何然州郡多

有不體量民事如納秋米初時既要乾圓加量又重後來縱納濕惡加量又輕又後來則拆為低價如納稅絹初時必欲至厚實者後來見納數之少則放行輕踈又後來則折為低價人戶及攬子多是較量前後輕重不肯撓先送納致被縣道追擾惟鄉曲賢者自求省事不以毫末之較遂愆期也鄉人有糾率錢物以造橋修路及打造渡船者宜隨力助之不可謂捨財不見獲福而不為且如道路既成吾之晨出暮歸僕馬無踈虞及乘輿馬過橋渡而不至惴慄者皆所獲之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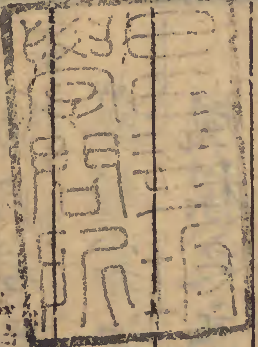
人之經營財利偶獲厚息以致富盛者必其命運亨通造物者陰賜致此其間有見他人獲息之多致富之速則欲以人事強奪天理如販米而加以水賣鹽而雜以灰賣漆而和以油賣藥而易以他物如此等類不勝其多目下多得贏餘其心便自欣然而不知造物者隨卽以他事取去終於貧乏况又因假壞真以虧本者多矣所謂人不勝天大抵轉販經營須是先存心地凡物貨必真又須敬惜如欲以此奉神明又須不敢貪求厚利任天理如何雖目下所得之薄必無後患至於買撲坊場之

人尤當知此造酒必極醇厚精潔則私酤之家自然難售其間或有私醞必審止絕之術不可挾此打破人家朝夕存念止欲起辦官課養育孳累不可妄求厚積及計會司案拖賴官錢若命運亨通則自能富厚不然亦不致破蕩請以應開坊之人觀之

起造屋宇最人家至難事年齒長壯世事諳歷於起造一事猶多不悉况未更事其不因此破家者幾希蓋起造之時必先與匠者謀匠者惟恐主人憚費而不為則必小其規模節其費用主人以為力

可以辨銳意為之匠者則漸增廣其規模至數倍其費而屋猶未及半主人勢不可中輟則舉債鬻產匠者方喜興作之未艾工鏹之益增余嘗勸人起造屋宇須十數年經營以漸為之則屋成而家富自若蓋先議基址或平高就下或增卑為高或築墻穿池逐年漸為之期以十餘年而後成次議規模之高廣材木之若干細至椽桶籬壁竹木之屬必籍其數逐年買取隨即斷削期以十餘年而畢備次議瓦石之多少皆預以餘力積漸而儲之雖僦雇之費亦不取辨於倉卒故屋成而家富自

若也



送送送字真十嫂半經發必博德之傾屋為石家
盡已皆之喜興於之未及工繼之盜留余嘗攬入
其實以盈餘未及半主人獲不可中轉與轉與
可以辨盜意然之可者似轉曾親其賊其至

